

皇上任之無疑使其與文武提督協心其理戎務之修宜無難矣臣此外別無切要之言不敢自隱於

君父之前惟

聖命察焉夫戎務之舉雖有內臣文武相兼提督而其本則在主將古人所謂責在元帥是也比者張永李承勛受

命以來頗肯盡心幹理清出包辦私役買閒曠役旗軍不下數千員名徃日科歛之弊革其大半軍容頗整貧軍少安而武定侯郭勛乃與之爲讐永亦無可柰何惟謹避之耳承勛被其面加折挫含憤忍氣不敢聲言雖有點軍科道亦皆畏勢自沮近日爲湯清等事勢不得已乃言之

荷蒙

聖語戒銜下湯清等於法司人心稱快且郭勛久總兵權熟諳戎務其明敏才辨各提督勳臣誠不及之但性貪氣橫驕蹇自恣張忠王時中輩比皆聽其所爲不與爭較相與甚歡近日新任提督欲求盡職不免嚴於稽考慎於防閑不但勳一人自失其利而把總掌號頭等官平日狐鼠通同夤緣爲奸者亦皆以失利爲憾與勳益相結納而深嫉承勛等此在

朝臣工所以同聲嗟歎恒以戎務之不得修舉爲憂也臣璉亦深知其故而與公之素厚契誼已深實難於言臣若不

言恐

大明之下終有遺照此過不能後改則科削之害侵占之弊復出
貧軍不能聊生戎務日趨於廢矣見今次異變見皆兵荒
之象萬一地方有事濟陰應變折衝禦侮將誰託乎然若
郭勛者欲更代亦難其人伏願

皇上凡奏涉營務之事嚴加戒飭使其改過收斂以公域私與同
事之臣協和行事庶可以折其暴戾之氣消其邪辟之心非
惟

國家有賴而彼亦得以保全名爵於終始矣臣僭妄有罪實
少懇誠謹具奏

聞

上報曰昨卿奏以朕所問之人事宜其求儘肯修舉此政柰郭
勛所沮朕亦知之但勛之心亦素存忠者其性未進於本
本者善也故恣暴戾性不肯省圖改之所謂慾勝理不過
一常耳耳如肯改過則為一起羣之才而無及者今握兵已久
當以更用但時之人耳可徐圖之又錦舒二人非朕自擇者
乃司禮監官循常拘次之用彼二人素嫉張永難保不
廢前人修舉事功且與勛孰就如聰乃劄敏之資所交皆
未甚善人故朕問卿或有知者當說事實為朕事耳但

政聞

皇凡朝有名張忠者素稱為好而今謫在南京况所司皆
惡彼他每每只徇私前日命推舉堪代者而佐等以
谷大用孫和主潤武忠為堪任朕曰大用與潤皆非
才者難以進用和聞有嫉惟忠可用但彼鎮守大同亦
是要緊處他每以為別無可者而意實在於錦與
汧耳但惟不克於事卿可勿憚副朕倚託一再議來
聞

臣某謹

奏今早欽蒙

聖諭提督團營用人一事仰見

皇上留心戎務其難其慎如此且已用錦汧二人而又准其
亂

聖明必有定見臣等昨日所言蓋惟知二人皆篤實可用
而其才識堪否財

聖諭所及者臣下之純疵邪正灼見周悉

大明之下何物能遁其情乎司禮監所舉四人谷大用孫
和皆過多王潤庸才委難重用惟武忠歷事

先朝頗稱練達今總邊鎮安靜不擾似可付託鎮守大同不患無人議者或以爲大同叛亂之後鎮巡不可勲然先是以彭模代朱振爲總兵人心未嘗不安惟附近鎮守內調一人更代無不可者張忠正德五年隨張永西征臣即與相識明爽愷事正德六年征山東河南流賊爲監鎗正德十一年統領京兵提督宣大等處務勤賊有功固亦可用之人但先年過失頗多新政之初與張銳張雄等同被罪黜充

孝陵淨軍今驟用之恐物論驚駭但人才難得且今制四方有警動調京兵必用大監一員監督軍務他

無可使者張忠所謂彼善於此者也

皇上降旨取回量復職銜在京閒住緩急之間庶得其用團營重任非彼所能遽當又今日

發下尚書胡世寧本委出忠懇之言其用人才一節係方今要務所舉馬吳公卿科道薦之者多近日王瓊又薦之其才可治軍旅四方有警提督軍務與伍文定不甚相遠故臣等擬票行取來京聽用蓋求才須預濟險應變不可無人其薦陳九疇則謬矣蓋只知陳九疇先年之長而不知近日之過也

君父有問臣子不敢不以實對伏惟

聖明諒察謹具奏

聞

上報曰前日所論用人一事急難於得且待

大祀畢別議故朕諭承勛等行事又近歲星變人皆欲
用人以待征討為必然之勢朕為此非星變實妖星
也固朕無德所致恐不專務用兵大為民害只可內修
德政外撫邊境存恤百姓以消禍變而專務用兵以備
征討實逼亂之基武備固不可不整亦恐臨期無益要
當常加修務可也卿勿惑聽人言當加之思昨世宗之
意亦為是焉馬昊恐為濫用又張璠原奏二事

可於十四日傳行明日卿等擬二傳帖者

臣等謹

奏欽蒙

聖諭將臣璠原奏二事於十四日傳行命臣等擬二傳帖來
看欽此仰見

皇上聽言取善之意臣等不勝欣感但其事干考察聞吏
部都察院事將完奏着待十四日恐緩不及事臣等
謹就擬傳帖一通伏乞明日發出施行以成

聖德衰

聖治用密本

進庶連達

御前僭妄有罪伏乞

矜恕臣等謹具奏

聞

論郭勛罪伏奏對

臣某謹

奏昨日欽蒙

聖諭云郭勛自陳本深責臣等不能從公議斷止欲取自
聖裁臣等聞知之愧知愧夫勛之貪恣酷暴誠如

聖諭中外之人所共切齒臣等豈不知之但密勿之地亦有與

之深相結納者事有牽制不敢盡言且以

皇上既

命自陳彼不能引咎求退又行強辨諒不能逃於

離明之下矣昨蒙

諭責臣之罪何可逃哉所擬二票當遵

宸斷會官議請發落斯足以服其心臣等昨復念彼之

賍私罪惡甚多衆共評之獲罪愈重故欲止罷其兵

權以保全之耳惟

聖明擇焉臣又惟書曰除惡務本勛擁兵日久黨與衆多跋扈
之跡已彰留之京師恐終不能安靜看令南京中府

金書管事則既不失督府之尊而又潛消聲勢之倚似為穩便伏乞

聖明裁處臣謹具奏

聞

上報曰卿以郭勛不道因朕命擬票為其難於所擬者豈無謂乎勛所過非止此一端正使眾人共訐之然後可服彼之心耳夫張璠之所深結於勛者初因議禮為合故它不之察也而霍韜亦與之善唯桂萼識之方去年勛與張永爭辨時韜意遂責李承勛曰汝却不與郭勛相扶持反與張永同邪謂何問於萼而萼知其

嫉承勛而與之曰張永能體勅諭脩舉戎務故李承勛同郭勛深忌永每事從肆故李承勛不為之同韜意猶未解復曰郭勛湏不才然昔日助我輩議禮焉可不為之相持哉萼曰以此看未李承勛專為我輩於朝廷之託全不以副可乎韜遂無言答乃實受璠之言矣朕亦嘗為璠思之比與一勛念昔助議禮之功深所為顧而於璠能遷之不得其死是可慨哉今勛事既露不可姑息宜命會官議罪奏未定奪又朕記憶去歲言官嘗謂勛為姻連歲里指其與陳萬言為親也故不可姑息以為朝廷之累當於初二日施行

朕別諭內閣以使璉知朕意夫治一勛者正為保全
典所文亦是保全璉耳彼黨與既多將為國害豈不
多違所與不可不惜之待會議奏未別為議處卿亦
須盡誠布公豈可以牽制而難諭內閣待明日下

論補提督團營內臣奏對

臣某謹

奏欽蒙

聖諭云日前以提督團營內官缺未急得補嘗與卿議
過節另行今當暇日可早為補朕欲以武忠為提
督其張忠量陞職事先着來京閒住待之數月
着於十二營內管其一廢不臨事之用復與卿議又
郭勛之缺亦須早選勳臣中有堪任的卿如有知
可併說來朕但欲取李旻來不知兩廣之任誰
可代通議來聞欽此臣伏覩

聖諭提督團營內官欲用武忠最當此官老練知事且歷邊鎮頗諳戎務但大同極邊重地須仍以曾歷邊事得人心者代之若用內府初任官員恐其不能體悉下情且帶家人叅隨人等數多安保其不生事擾人又恐有借債打點去者到彼未免計畱還債致激邊患如延緩張紳甚安靜善撫下人且去大同數日之程就近調用人情相安張忠者用但先年過失甚多如

聖意取來京閑住看其改過與否庶可備他日之用也

聖意下詢郭勛之缺須早選人仰見明睿所照物無遁情營務可以脩舉

宗社軍民之福也李旻臣雖未識其人聞其讀書能守通達世情曉暢軍旅取以代勛甚宜代之者兩廣近來例用侯伯但今侯伯中出色者甚少僅有一咸寧侯仇鸞邊將子孫閑於齠畧習於軍旅騎射為團營第一肯惜行止士大夫多知而敬之而勛嫉之如讎言以其屢建言營中積弊故也但年少資歷尚淺若且用之邊鎮令其再歷數年則他日團營提督無能過於斯人矣

皇上再加查訪姑用之三十五軍各營之副亦可以漸而
進不然暫是用之兩廣亦可此愚臣之可保者也若
照比先舊例只用都督則揚宏最優但年稍高
且漕運不可無此人次則馬永牛桓比皆協人望兩
廣事權重大須要得人今兵火之後反賊未寧
幸而吏部以林富代巡撫可無慮矣臣承

密問敢罄竭腹心以

對雖同事者亦不敢泄可否去取伏惟

聖明裁之謹具奏

聞

上報曰昨得卿回陳諸事其中一段云雖同事之臣亦不敢
泄夫自古君臣之間因其慎密故治道成事業固
卿所慎者非為己故乃謹事機為國耳武忠着取
回張紳着代彼任張忠且與做奉御閒住外但提
督武臣尤當慎選我

祖宗朝於兩廣用都督為守將後來用侯伯夫用都
督者取其才也用侯伯者不過以其名位耳且
今戎夷亦知其官之大小以為犯擾焉須體時
宜當用侯伯着仇鸞去待缺回京亦使其歷
知邊事但李旻之來當使繼勛之次張偉仍

為佐可也其他者朕欲知其三四以待用卿可為朕言之勿得疑憚又朕惟大同之朱振既去其蔡天祐亦當更代况彼在任亦久聞前巡撫遼東都御史廉能愛民者曰張雲可用之於此又前日所論官濫害民一事最為時務之急須痛加裁革不知卿之意以為何如可併言之

臣某謹

奏欽蒙

諭答用人一事臣頓首拜

命不勝感激

君父有問臣子不敢不罄竭所知以

對用備

聖明采擇耳豈敢自以為是乃蒙

慨納俱欲見諸施行此

大舜取人為善之盛德雅量也團營內臣及代任大同

取回張忠等事諒皆出

內旨施行兩廣用侯伯久矣若用都督恐遠人視之

稍輕

聖諭甚當仍為誠可保亦須待有缺仍聽兵部推

舉有名而

點用之可也。處是偉比皆善，但李旻初任未及，若無故取
回人將以爲抑之宜寫。

勅差人行取回京，別有委用如此，則事體重而人心安矣。
此外凡有可用人才，待臣再爲詢訪，有知不敢不言。
蔡天祐在大同已久，得軍士心，然未免於姑息，亦應
別更一人。但朱振武忠皆去，若復將天祐更代，恐
邊生疑，宜待張紳赴任數月之後，遇有部院之缺，
舉用之方得停當。張雲老成，質實不苟，刻病人
難欠風采，然大同亦不可用。峻厲者用雲之安，
靜亦宜。此須臨期議之。前者欽奉。

聖諭裁省冗濫官員一事，臣等即具揭帖備陳其故，
且撰一傳帖稿進。

呈數日未見發出，已檢查此稿寫。

旨意帖子傳吏部施行，謹具。

奏

聞

論崇禮大臣本

臣某謹

奏臣於新年正旦立春等日在

朝行

慶賀禮見得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承勛班次在張璉桂萼之上行走亦在其前蓋緣李承勛加有太子大保職銜係從一品張璉任禮部尚書桂萼吏部尚書俱係正二品故也切惟李承勛素有才望擢用之固宜張璉桂萼遭聖明列職六卿亦是文臣之極致矣但大學士及輔導之重臣吏部尚書百官之領袖而使之列班於都察院掌印官之下似於事體欠順及查得

先朝間有別部官班列吏部尚書之上者或因在部年深加官至此李承勛拔用未久因臣一清臣謝遷俱免朝躡居文班之首璉萼固不敢以是為意但恐承勛之心有所未安耳伏乞

皇上將璉萼二臣量加散官職銜使與李承勛相等庶得事體穩便謹具密疏上陳伏乞

聖明裁處

上報曰只才午間得卿一疏足見輔導至切朕復有言吳君臣一德上下同心自伊尹之於成湯乃克黜也朕幼昧之人繼承之主焉敢比成湯但念卿念念之間凡出於為君為民無有不盡其忠誠至於凡諸導告之者無一毫不與朕合其議何謂也且以今此一事

告卿朕於三十日視朝承勛班在總之上初六日陪祀又見承勛在首列遂自思之承勛雖當任用之時况年資亦深但總是輔弼重臣似或不可亦未及之夢也回宮思欲錄其意問於御而暫爲休息今日已間親寫帖子與內閣書終遂思食食後陳硯紙而御之疏已至矣故朕嘉悅不盡以其七年之始方遇卿也御之赤誠又邁尹之誠也尹之輔湯賢輔聖也易若今御輔朕之切豈不過尹乎朕非湯資卿所告道豈不難乎朕非造出之言其言實自裏出也御其益言無不盡之誠庶使朕免於冲昧之失也御其欽承

論加講官

恩典奏對

臣某等謹

奏今日欽蒙

聖諭云茲講洪範將終其篇當今隆冬時月講官進講日侍書帟况盡心指陳以開朕之弗知欲量陞一官或以衣賜未審何者爲當特與卿議來聞欽此臣仰惟

日御經帷緝熙

聖學當隆冬之候風雪之辰未嘗

報罷臣等方慮

聖躬過勞心甚不安

皇上廼念及講官欲加

恩典彼皆職分之常敢萌過望而

皇上下體羣臣不沒人善乃古帝王之盛節也臣自成化年間緝

學翰林列官侍從竊見

先朝凡

日講官勸講有勞者三品四品多

賜鶴衣犀帶五品

賜以四品服色素金帶其年資已深者亦有超擢如王獻彭華之類皆相傳為斯文盛事切惟今

日講官六員董玘徐縉李時皆侍郎三品似難加官若得量與二品服色足矣惟顧鼎臣張壁係五品官顧鼎臣係弘治十八年狀元其同榜如翟奎董玘徐縉皆進崇階而鼎臣猶服青衣似為少屈倘蒙

垂念將鼎臣照董玘前年例陞詹事府詹事兼學士張壁任五品官已久合無量陞少詹事或太常少卿仍兼侍讀學士謝丕陞官進講俱未久係顧鼎臣同年第一甲第三名今兼官止是侍讀與各官相處不便合無着兼侍讀學士惟復止將顧鼎臣謝丕與三品服色張壁與四品服色各官感

恩圖報當益勵鞠躬盡瘁之忠矣然此

渥恩當出於

上非臣下所敢輕議仰承

諭問不敢不言倘蒙

俞允乞降

旨傳出施行謹具奏

聞

上報曰茲聞卿回具加恩講官事宜甚合朕意但拈臣較與玘
等多勞朕欲將拈臣進一官賜衣一襲玘等各賜以本等
服色衣一襲再待歲月別議其丕與壁講讀未久恐其驟

耳用復與卿議來行

臣某謹

奏

聖諭開示加

皇上所處酌量甚當在各官已為逾分臣昨日竊料

聖意欲量進一官或以衣

賜恐通為

日講官六員而言故僭為前擬以俟

聖裁茲承

諭答玘等各賜以本等服色衣一襲再待歲月別議其丕與

壁講讀未久恐其驟耳仰見

大聖人之施賞不僭不濫甚是合中且董玘等三員官為侍
即階正三品得再

賜本等服色衣一襲足矣顧昇臣効勞委多且係玘等榜
首狀元合無超陞詹事或止陞少詹事俱仍兼學士蓋
前此董玘任學士未久即陞詹事溫仁和亦以侍讀學
士陞吏部右侍郎委以太驟若昇臣今日得此則為
相應張壁

日講雖淺為講官頗久况科甲亦深若講官五人俱衣紫腰金
而壁一人獨青服花帶似有未稱本官見今題奉

欽依內撰嘉靖聖政錄常在內閣誥勅房供事欲

賜與四品服色以勉進之謝至全不沾及恐其無光合無
止與本等服色衣一襲俱未知可否總希

聖明裁處傳

旨施行臣竊見成化年間諭德王獻侍讀彭華皆以

日講得賜金帶蓋

聖主右文重道之心其侍儒臣每多從厚非別衙門官可比
也覲綾

以對無任僭越謹具

奏

聞

論言官劾梟臣進官奏對

臣某謹

奏通者

皇上以進講之勞給

賜日講官六員服色衣各一襲又以顏梟臣劾勞獨多陞

詹事仍兼學士中外臣工莫不仰贊

聖明右文崇學優禮儒臣之意而吏科都給事中劉世揚等
乃論劾梟臣不當進官辭誠狂妄及奉

旨令其薦賢查例既不明言回奏又不引罪自責言語支離

重複誠為可罪夫梟臣進講委實開說明暢推行親切

且洪範一篇乃帝王相傳心法之要

聖上素所沉潛玩索之者梟臣論說於

聖學不為無補錄勞進職示勸後人况有

先朝彭華等故事

賞不為僭

恩不為濫梟臣弘治十八年狀元與程奎董玘為同年二人
官序出其上久矣梟臣於嘉靖初年

皇上首用經筵即充日講官今日得此亦不為過而世揚等乃
為此說且今中外當劾之人當論之事豈無有急於此

者而顧哓哓於一文學之臣乎昨奉

聖諭以其曾講稽疑五兆疑人有忿嫉之者臣惟古今文儒
士夫講解論著多有不同梟臣驛充之辨雖所見有偏而
無害於道若緣是而忌之則為媚嫉之徒聖門之大罪人
矣今日進講諸臣恐不至此但世揚等以言為職凡用人
行政少有未安皆得言之縱有未當

朝廷每原其心而有其罪所以崇獎直言而決天下之壅蔽也
臣等昨日擬票止罰俸兩箇月意固在此豈敢以世揚
等之言為當而曲護之乎及照近日六科官員數少如
吏科見在止有劉世揚等二人若更加罪黜不無缺人辦

事且恐梟臣之心亦有未安臣今日偶患泄瀉不曾入閣
適者臣總等傳今日

聖諭到臣伏枕之餘中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

皇上俯納臣等所擬於梟臣

溫旨褒諭令其安心供職不必再辭於世揚等重罰其俸而
姑留辦事則罰罪之典

宥過之仁兩得其道不但凡為言官者知所警省而梟臣亦
得以自安矣臣不勝拳拳謹具奏

聞



密諭錄卷之六

政諭中

乞休致奏疏

臣某謹

奏臣昨者奏為乞休致事奉

聖旨卿屢疏求退情辭懇切朕非

不體卿意而卿年力雖大似亦不應煩以事務但朕倚眷款終始輔導交修况卿懋才重德朕方賴贊佐以成嘉靖之治卿宜欽承朕意慎勿固辭疾稍可即赴閣辦事鴻臚寺便往諭朕意吏部知道欽此隨該



鴻臚寺少卿王道中造臣卧内

宣諭

聖意臣伏枕叩頭竦聽祇受仰惟

皇上之恩高厚如

天地慈祥如父母憫臣之老亦不歆勞以政事而又設以才

德見

褒歎其終始輔導交修顧臣迂腐之才本無足稱衰老

之年分當休退

聖慈眷注至於如此敢不輸葵藿傾陽之性勵大馬戀主
之誠以圖報稱萬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臣之志

亦臣之分也但以年則當引謝以病則難馳驅今痰火之昏
眩雖減而筋骨之羸弱自如縱令強

入

朝堂趨走之間恐致顛仆為班行之之嘆貽縉紳之耻茲承
慰諭諄切當再用心調理數日稍得痊可即出供職豈敢終於

自棄以負

聖恩但義闕出處尚有不敷自盡者若不終為

皇上言之恐一旦身先朝露寸心終無以自別死有餘恨矣臣

初到京見大學士費宏與張璁桂萼等互相攻訐忿戾
之辭刑諸奏牘心切非之以為

聖明在上安得如此入閣以來屢奉

皇上同事責和之訓朝夕服膺故與同事張璉等同心同德未嘗少有間隙比者張璉因被聶能遷捏詞奏訐以臣等擬票太寬不曾將能遷請

旨拏問重處遂生疑恠奏請

宣諭內閣以絕讒邪以清政本詳其辭意指斥愚臣伏蒙

聖諭內閣輔臣調元贊化當要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同寅協恭以期和衷之治勿得以彼此相嫉以負簡託欽此

臣聞

命心神顛越震驚無措

聖明察見幽隱固無俟臣言但璉所指斥臣與臣變相顧茫然莫知端由夫大臣之惡莫重於媚嫉臣幼而讀書壯而登仕晚乃致身要樞心貫深惡此輩縱無知人薦賢之明亦不敢自墮於嫉賢已能之地張璉臣昔年在

朝猶為諸生初不相識比致仕居江南有傳其

大禮或問至者心甚歎服嘗告人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璉亦聞此言收入

明倫大典中及臣被

召來京即與之交處愈久愈密臣嘗與

皇上言定

大禮明

大倫功之首璉也次則莠也其後因事有言推獎無所不至
皇上之所深知近日纂修事畢

詔議加恩酬勞臣又奏言首倡正義抗衆力爭臣璉之功實
多近日纂修采輯增損論斷發明璉獨任其勞盡瘁
不倦是臣之於璉有推讓之心而無忌嫉之意章章明
矣不知前言何從而發然此臣所言惟

聖明有覽臣固未嘗與璉言璉亦不能盡知也及聶能遷奏
上璉適以疾未出臣與臣鑾擬票一時愚昧不曾擬將伊
拿問夫以讒邪小人排毀大臣不重處之無以懲戒將來

以是責臣罪不得辭矣若如璉言為小人立赤幟以來
天下讒邪則臣豈敢方聶能遷奏下臣與臣鑾密議
臣璉平日與臣等恒言入京之初璉及莠俱為衆所嫉
不敢相通獨聶能遷深相交納多得其力桂莠之言
亦復如是又見能遷屢疏議禮能扶正倫今除剛去
之外尚有貳條收入

明倫大典中切謂璉與能遷平日相厚今乃有此奏恐其偶
有所激且未知璉意如何故倉卒之間從寬擬奏以
俟

聖明定奪不意璉緣此深加怒恨若疑其有意沮害之者

人可欺

天可欺乎

皇上天也

照微如日月其孰敢欺萬一敢萌此心將不能逃乎斧鉞之誅矣且臣璉奏內所引朱熹之言曰君臣之分權不可畧重纒重則無君斯言誠是也我

太祖以前代宰相權重誤國廢而不設今知內閣雖非相識然政令所自出不為不重故前輩每遇人詆毀輒引咎退避不敢與之深辯同事者未奉

明旨亦不敢擬置之重典止可指陳其是非得失以俟

上裁若

朝廷察其誣枉而罪之輕重與奪惟

上所命則

朝廷有討罪之功而大臣無偏重之嫌矣若詆毀大臣大臣輒自擬置之死地是將殺

至上之聰明塗天下之口耳設使大臣中有顛倒是非專權罔上者誰復論之臣等初意蓋慮及此又見本內所誣王守仁用金銀百萬兩託陳璠張浩帶至京黃綰為之行賄其言甚無根據故票中所擬暗昧不明之事指此事而言不為璉也夫以平日相權相信如臣之於

璉而今一事之失一言之誤遂怒恨至此臣固未嘗負璉而璉不大有負於臣哉至於張浩一節臣不得不辯張浩本璉之親也前年

進表赴京璉時為兵部侍郎偶與臣言其才可用適有浙江都司掌印員缺璉欲用之而難於自言臣曰大臣用人內舉不避親但觀其人可用與否耳臣次日以此意告尚書王時中璉欲用張浩避嫌不肯自言宜再察訪果稱此任則用之否則已兵部乃推二人同上而浩與馬蒙旨點用今璉乃謂張浩乃臣所薦不幾於自欺乎璉本內又言張浩因地方失事臣欲叅之豈肯薦之查得先年

寧波地方倭寇作亂殺害官軍人民數多是時巡海副使張芹也其後不能緝捕誤事者分守叅政朱鳴陽倭都指揮張浩也

朝廷差官勘問俱已發落訖去年秋間張璉署掌都察院檢舊案以前發落太輕復叅張芹朱鳴陽張芹得冠帶間住朱鳴陽降級而張浩正係經該倭官員獨不叅及其厚於張浩可知矣曷得而掩之臣於臣璉自去冬以前議論雖間有不合而志同氣和未嘗一言相忤至今年春夏以來見其志太驕氣太橫狎視公卿雖桂萼亦不敢與之抗其餘大臣願指氣使無不如意諸司

度僚莫敢仰視臣每每勸且諷之以為六卿皆吾輩比肩
豈可以辭色相加人臣之勢不可太橫洪範曰臣無有
作福作威且

朝堂之上當存揖遜之風不可作忿戾之氣臣鑒蓋熟聞
之愬而雖稱善而心實不平然自愬疏指斥臣名之後待
之甚和兩月之間歡好如舊愬亦自覺其過未嘗再有
乖忤而其所厚者數人承望風旨設謀沮排黃綰蓋為
之倡也其所奏雖泛言而其意實在於臣綰乃愬同鄉故
友雖不由科目頗有文學不係白丁臣亦愛之近年其
議禮奏疏心蓋重之頃者衆薦為少詹事當補

經筵臣以其鄉音頗多雖在

經筵之列不必令其進講遂以此生怨矣比者吏部侍郎員缺
所厚者嘗薦之臣謂其白衣人一旦致位三品用之吏部
太驟恐公論不服今年柒月間擬南京考試官舊例
皆循資舉用二人請

旨差遣愬欲通以翰林春坊官姓名拈閣臣謂拈閣乃市井
之事非內閣所宜傳笑於人然竟不能止也聞亦有黃
綰名臣謂彼不由科目出身經學非其所習若拈得之
何以服多遂撤去之至此則恨深矣然附勢之人恐不
止黃綰臣以老病之軀處媿忌之地

皇上憐而放免之以讓英才以避賢路則朋謀自息若臣
調理稍痊足力稍健勉強一出則附之者不勝其憤攻之
者又將至矣臣自張璠有言之後未嘗有一言自辯蓋
遵

皇上同寅和衷之諭且方與同事久則自明有不待於辯
者今既以老病乞骸骨將遠

闕廷有德不得不吐况凡民情有所激必號諸

天人子情有不得伸必號諸父母而臣心事未白不得不終
號於

君父之前伏望

高明洞察

廣大編包待臣再加調理數日足力稍健即赴閣辦事若終
不痊未免披瀝血誠上干

錫造乞降

俞音令其歸休在老臣則得保其餘年在它人亦得以滿其
所願矣然臣此言惟冀

聖慈之深亮而已固不敢聞之於人

以貽不德之譏以累和衷之化臣

恩深煦育感極涕洟言出肺腑無復倫次干冒

天威罪當萬死謹具

奏

聞

上報曰卿歷陳被人指斥誣害之意

朕已知其久矣夫人君受

天付託必資老成賢碩以為夾輔朕所倚卿不但為已而已實為天下耳朕聞先儒有云不徒知之實欲行之又云凡人之能不可自伐彼張璉也性資雖敏素強梗不受人言已是不聽於衆其忠孝仁義謙恭廉守彼皆無不通曉何其自入閣以來專恣而自用無復前日之初也且如璉能遷縱是小人置之於法未為

不可但璉之仁義不無有虧如張浩者朕聞諸人言皆一曰本是張閣老浼楊閣老言於王尚書今日却不認朕聞之心切嘆吁非自欺乎近又令史丘模為言以箴人入之口皆指為陰中朕作諭內閣云大臣不受人言已有過不能正焉可正其君哉丘模之言諂而巧媚欲悅大臣不知卿見此論否璉未即奉命反復辯言朕復下諭方擬旨行又黃綰之奏非忠公果為國也是言也去黨之基也朕欲重治復而思之綰之言無根據若罪彼恰似真有這等人而曲庇之也故令璉票責諭璉票為曉諭朕復曰票責綰之意猶有難辭朕遂親作旨行

彼璵也盡忠事君博見多識居顧問之地允稱可惜者自伐其能恃朕所寵嗚呼朕所禮之者非私恩也報昔正倫之功璵當愈加謙遜竭誠圖報可也竭誠者何權公讓賢謙已容衆是也今却若是良可嘆哉卿若果於一去曰遠嫌被誣保其終全為善計朕以為未也夫被既攻之我即去之恐自此而後倣而為前進一人攻之者隨之此風正當今日除去可使中之也所留者正欲革此風制此輩耳卿果為國盡心當於此熟思若只欲以去為善是慮國不如慮身彼他夕謀之朝攻之不足介意亦不為我政治之害矣卿其加

思而審處哉慎哉

又一首

臣某謹

奏臣者昨以被人指誣之意具疏上

聞蓋凡人之情有所未平必訴諸

天訴諸父母

皇上之尊如

天其恩則父母也臣以平日推賢讓能之心而返欲加以妬賢忌能之過凡人平日所無之事信口肆誣臣心實不平然相見之間絕無一言

皇上之前亦未嘗敢有一言及此蓋以

聖君在上臣下正當濟濟相讓同寅協恭以成和衷之治若
大臣之乞退本以老以病初不為人後乃思之臣既求
去將遠遠

闕廷此情終不自白是人有所欺於

天地有隱於

父母也故畧舉其槩上瀆

聖聽而因及其天求去之情是臣不德之愆愆負

恩之罪皆有不得而辭者矣

皇上不加斧鉞之誅又寵頒

御劄褒念之

旨煦如春溫

責諭之詞凜乎秋肅臣非木石豈不感動求去之言實難

出口但臣齒髮既暮精力已衰歷官年久過失必多不早

揣分引退則位逼而嫌者豈能相容附勢而與者何所

不至臣雖平日未嘗見絕於斯文今豈能盡諧於衆人

之口哉况昨者

諭答皆

秘密之言非惟外人不知雖同事亦不得而知也臣是以再具辭

章蓋至此三瀆

聖聽矣疏中畧引

容諭中大意一二句為言蓋欲使舉朝之人知

眷倚之懷出自

宸衷且以彰

聖明圖治之心遠古帝王之上有如是耳倘蒙

矜允使得生還田里則臣昨所言在老臣則得保其餘年在它

人亦得滿其所願矣

聖明終不棄絕仍趣其出待臣再加調理三番即當名入

謝赴閣供職不敢再辭臣謹具

奏

聞

上報曰卿連章具辭朕昨已又有旨卿欲之去必朕多從心數

日以待忠謀朕當勉圖以改摘未有卿聞亦未出朕所

倚望豈不有負云卿如不忍言而便可即赴閣辦事

免外班謝恩是日只於內班隨見

乞

恩暫養病疏

臣某謹

奏臣於本月初肆日具本聞

安初五日早該欽奉

聖諭朕所感微寒今已復故但靜養幾日於初玖日視朝卿亦要用心調養亦於初九日出欽此臣聞

命驚懼節服通政楊立等所合除濕化痰湯清眩健脾湯等劑調理莫得痊可初九日赴閣辦事且次日恭遇萬壽聖節得隨文武百官高呼稱

慶以紓臣子至情不意初八日五鼓時陡覺頭目昏暈心氣怔忡撓扶下床左足愈加痿弱疼痛不能起立寸步不能行動隨即催請通政楊立御醫蕭昂診視療治諒非數日之間所能痊愈臣身卧床褥情懸廷陛心雖激切力不能支臣之愚迷實不知所以自處也

伏望

聖慈容臣用心服藥調理旬日之後若眩暈至復足力稍健即當扶病而出龜勉供職以報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臣謹具

奏

聞

論春雨不降共圖脩省奏對

臣某謹

奏前日欽蒙

聖諭云朕惟春雨不降農事罔成其於秋收失望焉今既
恒陽又旱賊多集北狄南蠻相為侵犯朕甚惶懼其
已下勅與卿等共圖脩省外朕自思已過不能已知而
或德有失政有缺者斯朕與卿等當加省悔也朕有過
差卿等當便速言之若不忍明言便當密疏直說使
朕改圖庶可上承
天意仁愛之恩方無負焉卿其欽承勿憚勿吝即將此意
抄示總鑾令各加思勉欽此臣頓首祇領仰體
聖懷俯省已過心之憂懇心如臨淵谷夫

皇上祇畏

天顯之誠勤卹小民之念至於如此而
檢身克己之功惟日不足豈有過失可以指議然政事之缺
失則不能無是皆臣下之責若獲不能省愆思咎殫
忠竭力以圖脩政報稱於萬一其心安乎即傳示臣總臣
鑾各加省勵但以分理庶務責在六卿拾遺補過責在

科道

陛下已命九卿會奏科道直言臣似不宜先事論列待各官

陳奏恭俟

聖明採擇或有所疑下臣等詳擬上

請定奪已與臣璵等共疏題

知外臣伏見連日風霾時作塵埃蔽天亢陽為害禾苗枯
稿而昨日風霾之變尤為特異赤氣滿空雨土沾衣
可愕可懼

聖德格

天不宜有此是皆生民愁苦之狀蠻夷猶夏之徵甲兵未消
之象而傷和召災實皆大臣不職所致莫可自文亦
難以自贖彼九卿科道之臣觀此必當盡言納忠無俟
臣等之綏綏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盡毛舉細
故以塞厚責而於

勅諭所謂關係重大者顧未之及是上負

天子下負所學

國家亦何賴于若人哉臣等自當仰承勿憚勿吝之

諭各罄竭底蘊明白開陳以補其不及臣憂懇之餘不勝激

切謹具

奏

聞

論雷火之變奏對

臣某謹

奏今早欽蒙

聖諭云朕聞孔子曰如遇大風雷雨雖中夜必起披衣而坐
以伺其變斯乃實心畏

天之意豈飾之之辭然非孔子積誠存敬無刻忘之至竟
若是哉今月十有一日亥時忽驟起黑雲未見雨下吾
意此雨非也遂寢之乃聞聲問諸人曰雨下否未嘗乃
大作微有風雨稍急朕遂默然久之睡熟夢一人告朕
云南面失火朕即起南望但見微烟覺來無所自知
次日早朝回閱奏續司禮監官云昨夜初分端門內
使住小房被雷擊折窓櫺隨有火起遂即救息朕一
聞之中心惕然乃知

上天仁愛鬼神佑我既示於端門守者所住之房又於寢寐
中驚馬欽載不知所以但恨塵愚濁昧無可副

眷注惟勉厥躬惟德是務因以記諸楮墨焉耳這一段說話
所以識

神人感應之速如此卿三人密看了仍封來朕親燔之於火
勿使人見雖是自述此以勉己之意未免者先聖之
自代朕故止欲卿等知之欽此臣即轉示臣璉臣鑾共
仰嘆

聖心上通于

天雖端門內使住房雷火小警即先形諸

麥兆實因

皇上嚴於事

天積誠存敬無時或忘故

天心仁愛鬼神佑啓

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也此因

皇上因災變疊見

省躬自咎下

詔求言今茲小警復有

勉省脩德之

諭臣等敢不砥礪勉脩厥職然於此

劄具見

皇上畏

天希聖之心聞之臣民愈彰

至德乃欲勿使人見謙抑之念至於如此古帝王之所未

有也欽遵

聖諭惟臣等三人知之謹將原奉

御劄封進臣謹具

奏

聞

論用人卹民奏對

臣某謹

奏道者

皇上因災異脩省

密諭愚臣朕自思已過不能已知而或德有失政有缺者斯朕與卿等當加省悔也朕有過差卿等便速言之若不忍明言便當密疏直說使朕改圖庶可上奉

天意仁愛之恩方無負焉卿其欽承勿憚欽此臣莊誦
皇言愧懼交集自念棄朽之人廢棄已久荷蒙
皇上甄拔起用

眷顧委任出乎常格感激奮發分當誓死以報不敢自同

衆人重以

天語丁寧且有勿憚勿吝之

諭凡有所見敢不悉心以對仰惟

聖德日新檢身克己之功無所不至本無銜過可指惟政事
之缺失則不能無此皆羣臣奉職無狀之所致也况其應
詔言多浮泛不切臣故敢瀆冒

威嚴責令大臣科道使其盡言其間切要主於用人卹民蓋
中外臣工之同情也疏上次曰欽蒙

聖諭卿今日一疏其意雖忠於國國但謂搜訪隱逸賢才不
過為羅欽順喬宇輩耳又說不追既往此亦不宜此疏款

留中不忍舍卿忠愛款行之不免為邪人之幸然君懷遠將無
不為朕封付卿再濶削停當其當言者說來欽

此臣叩首拜領益增愧心無地自容切惟用人乃謀國第一
義搜訪遺逸尚書桂萼方獻夫詹事霍韜屢有論
奏皆大臣一念之忠臣昏眊無所知識各官從公訪舉以俟
聖明裁擇但臣愚意欲求濟險應變之材若尋常了事何
患無人切見去年宣大虜情緊急

皇上命舉提督大臣在朝卿佐俱無一人承當自言去不得兼
論亦以為難於是尚書廖紀乃舉致仕侍郎馮清衆皆
響應蓋不止為薦馮清之才實欲脫自己之任耳清
去未久即被言論列乞歸致仕近日雲南土舍之變衆舉
提督首及伍文定文定亦廢棄之人去年詹事霍韜
等論薦桂萼推用之荷蒙

皇上命璵臺憲臣切思伍文定不起則雲南提督之任豈
真無其人邪公卿濟濟遇事輒相推避臣故曰所養非
所用所用非所養此也臣之本心欲舉有才畧能應
變可以總制三邊調度軍馬勦平虜寇之人耳如羅
欽順不過優於文學喬宇止是熟於簿書豈能堪
此責任臣豈敢有意舉此二人輩乎堂堂

天朝豈無出奇制勝之材以倏緩急之用恐訪擇不至耳臣之

所見如此

皇上知其言之謬妄不加譴責又

許令濶削重進所當言此

天地曲成萬物之人也緣前疏辭涉忤直已徹

睿覽不敢終隱謹欽遵刪去浮辭投

進可否發出伏乞

聖裁謹具

奏

聞

上報曰卿昨具陳前奏所以朕具知悉定見憂國忠誠至意矣今之天下

祖宗之天下在朕與卿等固守之耳款固其本在結民心用善人
耳卿之慮及濟患無人正今日之急朕前所言不過恐
偏邪之徒乘而求進豈非壞事乎哉前大同之急廷
臣無肯為國者兵部推孟春堪往春遂推避云我是
吏部的你兵部的何不去方舉馮清清之才委可用其
時不當取回朕知悉心矣卿高才重德輔弼之首朕倚託
至重宜竭誠盡言弗當介意特茲尉諭知之

論進廣

聖德以弭天變本奏對

臣某謹

奏昨者臣璉所進廣

聖德以弭天變本臣等以同官不敢以票款乞

皇上御批施行既而欽奉

御札開示周詳

諭戒切至

天地之量委曲包容

日月之明洞燭幽隱敢不心服臣等伏讀再三亦皆惕然警

悟臣及臣璉雖即時奏復

明命而臣璉在側蓋有不能盡其辭者非敢有所畏避亦

事勢有不得不然耳夫臣之事

君猶事

天也事父也人而有隱於

天子而有隱於父其心安乎其罪可逃乎故臣不敢以

難言之情為

皇上言之亦惟款

聖明知之亮之而已切詳璉所論奏審幾微專責

任亦皆人臣納忠之義但理是而辭過激意

圖而語多滯不能不起

聖衷之疑夫所謂審幾微者

皇上折之盡已而璉意之所指則皆為桂莠發也璉

籌本同

功一體之臣平日相與最厚所見多合自一入內閣
一居吏部之後嫌隙漸深猜防太甚臣等屢嘗
調解尚不能消釋故總言大臣論事只當開具
明本顯言於

朝不可以隱言進人退人使在

朝之臣互相猜疑人無固志斯言委實過當且自古
人君之於輔臣

便殿召對因事納說多非外臣所知所謂密勿之
言也我

朝

列聖之於蹇義夏元吉楊士奇楊榮

英廟之於李賢蓋無不盡之情百年熙皞實由於
此至我

憲廟以來

召對延訪之典缺焉而政事大權俱歸於左右夫在
帝左右者縱皆謹厚之人而身在

大內天下之事安得盡知蒙蔽之患由之以興而
威福不能不下移矣我

孝廟不時

召見內閣劉健等三人及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都御史
戴珊等告語甚多故得習聞

國家事弘治之善政至今思焉至
武宗朝君臣之分判然隔越權歸近倖殃民之政日出盜
賊竄起叛逆屢興幾成大亂

天啓我

皇明太平之運我

皇上赫然中興勵精圖治奈何執政大臣不能仰贊

聖德方持邪議以幸典禮得罪身逐乃其自取然霜雪之後陽春淳然近年
優待輔臣託以心膂委任臣下各奉其職蓋千載一

時之會也去年欽蒙

賜給圖書

先廟故事凡

朝政民隱及事有缺失

許其密疏上

聞不拘朝暮直達

御前近侍之臣茫不與聞

密札下頒惟本官自知之

君臣相與之密無以過此有識之士方稱慶以為太平美
事而總之意乃指以為隱言豈不有負

皇上眷託之恩乎且所謂密詔正古人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於
內之意且防幾事之泄歎使恩威俱自

上出耳至於論列天下之事自當開具明本亦未嘗相姑
也况

皇上之所託惟臣等及桂萼四人臣等官同朝夕相與懇固
無疑若萼之盡心為

國遇事敢言亦懇所知且二人平日肝膽相照休戚相
同何今日一旦柄用而遽生猜忌如此大臣之過莫
重於媚嫉秦誓曰若有一箇臣斷斷兮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

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
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於人之有技媚
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遠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
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此大學之明戒懇
所素知者也而躬自犯之惜哉但懇性敏亦肯
改過如去年於臣甚見忌嫉自臣乞休不蒙

俞允復出之後一向歡好無有間言望乞

聖明惜其才力念其前功不見疎斥降

旨戒諭之使其廓休休之量去媚嫉之私與諸臣同寅

協恭以成

盛時和衷之化實

國家無疆之福亦衷之利也謹具

奏

聞

論推贊理南京戎務奏對

臣某謹

奏欽蒙

聖諭云今日卿二疏言脩墻事朕覽已具悉卿愛國至意忠誠儼到朕甚嘉悅此等之事先次脩舉成之豈有今日之患在今時須力

為以保

祖宗之民又昨已與卿計王瓊補叅贊朕恐太驟故又與璵同卿計之卿欲以瓊補叅贊朕熟思卿意恐它處用之瓊蹈前所為也慮國忠意朕已知矣但須着立邊功後方可用三邊雖重重則重之而南部乃

祖宗根本之地今已將憲改內用瓊代之卿可安心夫國事欲成

在大臣和協但望卿等協心共理保國安民可也卿其承之欽此臣嗽疾荷蒙

頒賜御藥連日服之減去六七分久不入閣心甚不安
欲於明日報名十六日朝

見但嗽聲時作不敢入班

面謝午門前行禮畢徑赴閣辦事謹具題

知適承

聖諭以臣所言備邊事蒙

采納此實係要務然非

聖明英斷則終不果於行唐臣之言曰蔡功惟斷乃
成此之謂也然非得實心幹事大臣亦恐
虛應故事待各官覆奏以俟

聖裁前日張璉以

聖意詢問臣謂定補瓊叅贊者蓋以甘肅地方疲故
之甚外有回夷之釁內有西海達賊之警
方

命王憲經理兵糧為守計而遽奪之恐不得終事
耳今如

皇上所處但只令王瓊代憲先經理邊務以紓將來
之患固無不可若脩邊之役必得專官乃
能濟事非提督軍務官所能兼管也

聖諭國事欲成在大臣和協此誠至論但恐所見

不同難以盡合總之通達臣與之論事未嘗不同其它或有不盡同者如總等本同功一體之臣而等近日所舉多謬總不得不不言言則未免有乖忤之意津穎

皇上英明能察誠而可否之耳古之有大臣有朝爭論如讐言而出朝則不失和氣者主於協心為國而已臣謹具

奏

聞

論方獻夫代任吏部何如奏對

臣某謹

奏今早欽蒙

聖諭云今日朕以去歲鄉奏以等可同事朕已許於朝覲事畢行已其吏部重任須用一堪之者獻夫何如又王守仁竊負儒名實無方正之學至於江西之事彼甚不忠觀其勝負以為背向彼見我

皇兄親征知宸濠必為所擒故乃同文定舉事實文定當功之首但守仁其時官在上耳且如擒宸濠於南直隸地方却去原地殺人至今孰不知其

縱恣前日兩廣之處見彼蠻寇固防却屈為招
撫損我威武甚矣至於八寨而縱戮之以此者
來勢之固而有備者則不問其為罪之首從
輕重一於撫之否則乘而殺戮自云奇功是人心
而否哉况崇事禪學好尚鬼異尤非聖門之
士是可問乎弗問乎卿等何堅於庇護可獨
密言之勿以近日攻密諭為非而忌欽此臣伏承
聖意以獻夫為問最為得宜外論擬此任者非獻夫則
承勛獻夫學正而和平無偽承勛才高而刻
深用術本兵用承勛最宜蓋以其曾任陝西
及遼東諳時邊務也代之督團營者不可不
慎擇不宜以兵部尚書兼之仍用臺臣為善
臣等去年奏疏中言之切矣伏承

諭及王守仁事所其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生傳習
附和學術可惡及兵無節制奏捷誇張掩襲
塞夷恩威倒置數語盡之矣功罪不相掩功
疑惟重皆吏部會本中語其欲不奪其爵正
終本身亦該部會官所處臣等未敢加重然
欲出榜禁約伊之邪說其罪狀固已昭然於
天下王汝梅等所論與前日審幾微一說正

相同古者君臣都俞密勿周書曰爾有嘉謀
嘉猷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期
猷惟我后之德大臣之用心固當如此者若必欲
發之於外是不過揚己以沽名耳此不知大體
者之言願

皇上不之聽而不之究則於求言之
旨不皆而

聖德彌光矣惟

聖明察焉謹具

奏

聞

上報曰昨得卿奏所以朕知悉王汝梅近於附和非常官之
道夫因灾正當禁其大小比附不可不究朕
雖有皆言之失而不可有欺蔽之無知之昏
昧也決當說破猷夫自文選歷官當進補銓曹
今且命佐者署印待會試畢用之卿可說與吏
部其禮部又不知孰可代也守仁封爵當革但
有我

皇元黃榜之諭係

先朝之信今姑存之身後卹典盡行革了乃可承勛宜

掌本兵督戎當用文定使專其責

論言官陸燾妄奏奏對

臣某謹

奏臣在病中閣事俱不曾與聞適間臣璉抄錄今
早欽奉

御札賚送臣處欵商確處分臣謂陸燾等輕言之罪
無得而辭但臣既在家養病不敢議及公
事面帖與璉等令其以正法處之又

諭示劉麟擅停蘇杭織造回話事具悉

聖意伏念臣仰承

眷託非它人可比雖未能即出辦事凡有所懷不敢不
盡切緣法司問刑一事前所奉

旨昭然明白各官再行會問其情自無所隱燾等既
不曾親問其事豈知孰是孰非乃敢輕率妄
奏意有偏徇顛倒是非此本一下問刑官未
免有所顧忌事情何由得明誠宜加之以罪正
之以法但

皇上近日方崇獎科道令其盡言若二人緣此得重譴

則其他科道官員不知其自有本等應得之罪將謂

朝廷又罪人言倘有重大事情無人敢言非

皇上聽言納諫之本意也合無將之數其罪過

曲賜優容重罰其俸亦足懲戒若恐人不知警擊送詔獄打問回奏不加深譴仍復其官如此則恩與法兩盡之矣又劉麟不奉

明旨擅將蘇杭織造停止罪無可辭

皇上止令回話已彰

聖度之包容矣麟臣等之親出其薦引其人心本奉

公意在革弊其為

國家省費惜財不為不忠但局量偏淺行事苛細以察為明而無渾厚正大之體以此內外之人多怨之况人之才各有所宜麟發身刑部明習法律若改南京刑部最為相應何詔任工部侍郎兩年部中事亦頗練習而刑名非其所長也兩相更調各當其才合無待其認罪本上出自

御札斷而行之庶足以見

大君威福之權自

上操之非臣下所能與之也臣又切見近年吏部推官往往舍見任之人不用而求之於遠年間散不事事之人如御史洗光廣東人為御史不三年即養病而去在家十四五年臣等在本部超陞為南京通政司叅議半年不赴任復又推陞為太僕寺少卿今又將一年矣夫兩京各省豈無可任用者而虛位以待閒曠之人此人心之所以未平也今此人未知在何處而此缺尚不曾補蓋洗光昔為臣等本縣知縣與之交好霍韜又其同鄉好友故偏愛至此又如近日黃衷雖不曾來京其家人賡本辭侍郎者到此已三箇餘月在霍韜詹事府中住韜與獻夫議知其足疾不能來令其家人且莫下本待推南京相應二品員缺然後投下後果推南京右都御史而

聖明不曾點用夫人臣既有辭本當即投進而遲延月久人所共見前日傳聞黃衷到京月久之說恐出於此蓋亦有以取之也臣因論及此惟欲聖明知之而已臣身雖未出心繫

闕廷以用人事重不敢自隱故冒昧有言謹具

奏

聞

論推補工部尚書奏對

臣某謹

奏伏承

聖諭云茲工部缺人其堪任者恐急難得欲用章拯趙
璜不知孰為最可下問於臣惟工部工役
浩繁用人固主於才然亦須練達本部事
體者庶幾處分有條不致乖錯環視兩京
宜無有過於趙璜者矣但璜久任工部亦
多結怨於人歸去二年用之舊部恐其又行具
疏舜免遷延悞事章拯人品頗高其在河道
及近日督工

應

聖諭又謂總憲之地吏部所推兩次皆非可當用臣仰
見

皇上知人之明用人之審如此

宗社生民之福也夫總司風紀其權與吏部相並非
別部可比總憲得人十三道有所警畏諸